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五十六回 舞彩衣瑛珠乍歸省 集金釵柳燕共超凡

話說寶釵、湘雲、惜春同在碧峯山莊玩賞晴雪，寶釵見山下鬆徑又有人上來，便指與湘雲惜春同看。惜春道：「多半是那大姐，你看那走道的樣兒，不是他是誰呢？」少時漸漸走近，果是岫煙。湘雲笑道：「邢姐姐，我們知道你你要來，在這裡等你。」岫煙道：「這裡看雪景真好，我也來做個不速之客。」寶釵道：「那妹妹難得也有此閒情逸致。」岫煙笑道：「我那是來看雪呢！早上蓮珠回去，說姐兒又有些頭暈，我趕著來瞧瞧他，順便找姐姐談話，就找到這裡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雲妹妹昨兒晚上就在我這裡，弄點吃喝、賞賞雪。本來要約你的，那時候天也不早了，又得開門閉戶的，因此就算了，想不到今兒倒遇見你。」湘雲道：「早上只我和寶姐姐來的，想著不會有第三個人，如今連你倒有四個人了，什麼事算得定呢？」大家說了一回話，又看看雪景。此時松柏樹上積雪漸已融化，地下殘雪已化成斑斑點點，邢岫煙道：「虧得後趕了來，還看了些殘雪。媽媽叫我帶話給姐姐呢，我到姐姐那裡暖和暖和，慢慢的說罷。」惜春向湘雲道：「他們說梯已話去，你跟去做什麼？還是和我回去取梅花上的雪，咱們煎茶吃罷。」寶釵道：「雪都化了，還能取得多少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反正是鬧著玩。」說著便同惜春去了，寶釵卻和邢岫煙一路下山。回至怡紅院，命春燕把薰籠移近，添上獸炭。碧痕另沏了一壺碧蘿春放在茶几上，寶釵和岫煙自斟自飲。岫煙轉述薛姨媽帶的話，原來為寶釵扶正之事。那寶釵這幾年分外學好，就為的香菱扶正本有成例在先，要想感動薛姨媽和家中眾人，好早日正名定分。無奈薛姨媽總不提起，只可背地裡向薛蟠絮聒。

薛蟠是個直性子的人，又向來寵愛寶釵，便向薛姨媽去說，薛姨媽總是猶疑，說道：「寶釵年紀還輕，知道他性情靠得住靠不住呢？等他到了四十歲，或是生了哥兒，咱們再商量著辦罷。」

薛蟠道：「媽媽看能辦就辦了得啦，還等什麼呢？」薛姨媽只說還得看看。問起寶釵有什麼不好，又說不出來。薛蟠急了，兩眼睜得像獅子似的，氣烘烘的說道：「那香菱扶正還沒到二十歲呢！一樣的人，為什麼寶釵就得老等？等到四十歲，人都要老了，那養兒子的事，誰拿得准？這不是故意揶揄他麼？」

見薛姨媽總說不勸，更是又急又氣，說道：「媽媽這件事若不依著我，我可找柳老二出家去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喘吁吁的走了出去。薛姨媽也氣得兩手冰冷，邢岫煙委婉勸了一回，氣方稍平。這是頭天晚上的事，第二天知道岫煙往賈府去看蘭香，便叫他帶話告訴寶釵。

寶釵聽了，也躊躇了一會，方說道：「我常勸媽媽，家裡的事，只要大譜兒過得去就算了，不要太認真，媽媽總不肯聽。」

這兩年寶釵變好了，省了許多閒氣。他要扶正，就給他扶正，有什麼要緊呢？」邢岫煙道：「媽媽這些時也看得寶釵好，只怕他一扶正心又高了，又怕他性情靠不住。」寶釵道：「依我看，倒是扶了正，有名分管著走不了大折兒。若是不依他，他一失望，那可真要變壞了。」邢岫煙道：「到底姐姐見得透澈。」又問起蕙哥兒的行程，說說蘭香的身子。坐了好一會，方才回去將寶釵的話回復薛姨媽。薛姨媽仔細一想，實在是寶釵說得有理。

晚上薛蟠回來，又是喝得醉醺醺的，薛姨媽不等他開口，便說道：「早上你說的那件事，我細想也是就辦的好。」喜得薛蟠張著嘴只是笑，說道：「媽媽這可明白了。」當下就向薛姨媽磕頭謝過。只因時迫殘年，先揀一個好日子接寶釵寶琴回來，看著薛蟠和寶釵雙雙的拜過祖先，又拜了薛姨媽，然後和兄弟姊妹們見面。是日只擺個小小家宴，且等過了年，再擇期出帖，宴請親友。

此時寶釵忙著料理年事，又因天寒歲暮，未免懸念游子。

接著賈蕙幾封安信，都是從早路驛遞來的，也只略述途次情形而已。到了除夕，榮寧兩府自有種種典禮，新年上，家家燈彩、處處笙歌。賈政雖深厭浮華，因賈赦和賈蓉賈蘭皆現居顯職，應酬上未便過於簡率，也須隨眾徵歌，排日張宴，忙忙碌碌，轉眼便到薛家請客之期。

那天，伙友們替薛蟠湊趣，公送一班小戲。寶釵寶琴前一天就回去住下，看著懸燈結綵。只蘭香因身子已重，王夫人再三叮囑，不令出門。薛家親友不多，賈王兩家之外，無非是薛蟠薛蝌的同官、同年，以及那些商號。賈府內眷，自邢王二夫人、尤氏、李紈暨胡氏梅氏都去了一日，探春湘雲諸姐妹也在那裡聽戲。寶釵穿上命服，學做莊重的樣兒，居然周旋中禮。

見了寶釵寶琴，卻分外謙謹，開口只稱「姑奶奶」，不敢照姐妹稱呼。那香菱生的哥兒，這兩年本就歸他照管，此後更做出十二分慈愛。雖然半真半假，也就算很難得的了。薛姨媽背地裡向寶釵道：「幸虧依了你的主意，若不然又要鬧得家翻宅亂，叫人笑話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既要裝做好人，媽媽別說破他，還要時常誇獎，引他從這條路走去。如今的人誰沒有幾分假？只要假的做到十足，也就是真的了。」那晚寶釵回去，邢岫煙又買了各樣紗燈帶去，掛在蘭香房裡，以取添丁佳兆。

緊接著便是上元燈節，王夫人吩咐在園中嘉蔭堂張燈家宴。

賈蘭正隨駕回城，梅氏帶著寶權寶樞都在家裡過節。賈赦因賈政屢次讓爵，雖未得上頭應允，心中也著實感愧，這回同邢夫人及賈琮夫婦也都來與宴。宴到半席，即放起新式煙火。那煙火放至空際，便撒出五色燈光，巨如滿月，細若繁星，彩光四射，分外好看。又有五層盒子，內中一層是海屋添籌，樓台人物做得十分精緻，還有一雙白鶴盤空飛舞。煙火盒子放罷，又聽兩個女兒說了幾套新書。在家宴中總算熱鬧，只因規矩拘束，姐妹們未免減了興致。王夫人寶釵見全家團聚，只賈蕙差在外，引起牽掛心腸，稍覺美中不足。直到花朝過後，方接到賈蕙從越裝來信。提起舟程安穩，海不揚波，深得定風珠之力，王夫人寶釵這才放心。

其時，王夫人生日已近，賈蘭再三向賈政進言，說道：「孫子備位政樞，若是過於簡率，也招外人浮議，使孫輩置身無地。」又道：「太太操勞了一輩子，如今也七十歲了，就是稍為點綴點綴，似乎尚非過舉。」賈政因他說得懇切，只可應允，卻諄囑不可鋪張。剛好二月下旬，賈蘭因在侍郎中資格最深，又推升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正是錦上添花之事。

此時已有親友們陸續送禮，李紈寶釵忙不開，約探春回來幫同料理；賈蘭又約了賈蓉、賈藍、賈茵四人在外面支應。恐親友全來，起坐不便，議定自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初五日止，分日宴請。在榮國府正廳上佈置壽堂，那內外客廳以及榮桂堂、嘉蔭堂、綴錦閣各處，分別官客堂客，各有接待。

二十九日請皇親國戚，三十日請各郡王世襲，初一日請各官長誥命，初二日請遠近親友。到初三本日，凡有來的官客堂客，一律接待。初四初五兩日，乃是近支親族和闔府大小人等湊的家宴，每日俱有戲場及百戲雜耍。東府尤氏婆媳和寶琴、岫煙、李紈、李綺，自二十九日起，便在大觀園幫著李紈、寶釵、梅氏等款待外客，照料瑣務。探春自從預備佈置以及陪客收禮，都要照管，一直沒有歇著，又拉著湘雲幫忙，也累得人困馬乏。

只惜春因辭聘在前，不願出來露面。蘭香因月分漸大，王夫人寶釵都不許他出房，仍在房中養息。收來各禮，凡是精巧工致的，俱在榮禧堂、榮桂堂兩處陳列，餘者由賈蓉等斟酌安排。

真是結彩連雲，張燈成市；笙歌歡悅，羅綺繽紛。

到初三那天，賓客來的更多，榮寧街上車馬喧闐，前車未行，後車已至。還有各郡王、世襲的執事輿仗，把一條街擠的沒一點縫子。虧得周姑爺從提督衙門派來番役多名，隨時指揮彈壓，不致壅滯。賈政只推說身子不快，一應官客，均由賈蘭賈蓉等陪同行禮、款待入席。就是那些堂客官眷，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等如何應酬得開？只有將各王太妃、王妃、公主、公侯誥命、一二品大員命婦讓至榮禧堂安排戲筵，由王夫人率領李紈等親自陪坐，邢夫人也幫著過來陪陪。其餘誥命官眷，先至榮禧堂行禮，由尤氏探春等分讓至園中各處坐席，也各有戲場點綴。此來彼去、東迎西送，連尤氏等要想抽空歇歇都不能夠。那些跟來的人，另由家人媳婦

們在別處款待。一時正客要走，又得有人傳喚，以免耽誤。所有家人媳婦們，先經李紈、寶釵、探春按名分派職掌：有的在帳房專管收禮登賬、發給零錢；有的出入傳宣、招呼來客；有的在客坐圍屏後伺候呼喚；有的傳戲開席、安排茶點；有的接待隨從人等；有的專管買辦雜務。事有專責，卻還整齊嚴肅，一直忙了五六天。

及至初四那天，是至親近族的小宴。那賈氏近支宗族雖多，大半尚屬寒微。有怕見場面不敢來的，也有妒忌心重不肯來的，還有衣飾寒儉想來不能來的。又有賈芹賈芸諸人，對不住榮寧兩府，沒臉再來、也是不來為妥。因此來者甚少，只有常來的那幾家，如賈珠賈瓊之母，賈藍賈茵之妻，大家都是見熟的。

那幾房的姑娘們也有十幾個，喜鸞四姐兒此時已出了閣，也都來拜壽，見了探春湘雲等，更覺親熱。

當下親戚各家，如薛姨媽、李嬌娘、王舅太太、梅親家太太俱已到齊，王夫人和他們自各有一番周旋。薛姨媽道：「姨太太這兩天可真鬧乏了，咱們消消停停的樂一天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們小姐妹們真受累，我倒還好。聽說新大奶奶有了喜，姨太太又該請客了。」薛姨媽正要答話，只聽王舅太太說道：「姑太太大喜！咱們好久沒見，你氣色比先更好了，只看得五十來歲似的，那裡像七十歲的人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從先也是七病八痛的，自從吃了寶玉的丹藥，什麼病也沒發。可也禁不得煩心，蕙兒走的那幾天，我著了點急，也不舒服好兩天哪。」

「李嬌娘道：「是人都聽說有神仙，誰也沒瞧見過。太太眼看著兒子成了神仙，兩個孫子又占了人間的富貴，這是幾輩子修來的！」梅夫人道：「姻伯母只管享福才是。像您這樣還要煩心，我們又該怎麼樣呢？」此時，台上正演的是《郭汾陽上壽》薛姨媽笑道：「這也說不定。你看郭汾陽那麼大福氣，家裡公主駙馬一拌嘴，也就抓了瞎了。什麼人能不操心？」李嬌娘道：

「我聽說寶哥兒要回來上壽，到底有這句話沒有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話是有的，那會有這宗事呢？」

正說著，吳新登慌慌張張走進來，回道：「外頭有個道士，說是會變戲法兒，來給太太上壽。奴才攔他攔不住，已經闖進來了。」話猶未了，那個道士已站在戲台前，約略有二十多歲，穿著秋香色的道袍，貌既不揚，衣履也甚垢敝。一見王夫人，便磕下頭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太太大慶！方外無可孝敬，想出個小戲法，請天上麻姑和眾仙女同來歌舞獻壽，願太太福壽無量！」王夫人見他突如其來，莫知來歷，只得謙讓道：「多承厚意，如何敢當？」一面忙叫賈蓉進來陪他。賈蓉讓那道士另席坐下，先問法號，那道士只回答「碧落」二字，又問在那個道觀，道士答道在「赤霞宮」。賈蓉並不理會，卻是寶釵湘雲仿佛聽「赤霞宮」三字，連忙回頭看那道士。見他邋邋遢遢，比清虛觀剪蠟花的小道士還要寒酸，一點也不像寶玉，倒疑惑自己是聽錯了。賈蓉又問道士需備何物，道士道：「只要爐香、杯水，餘者一概不需。」王夫人忙吩咐止戲，大家肅靜，看他演何戲法。

一時小廝們移過檀幾，幾上放著香爐一座、清水一杯。那道士口中唸唸有詞，爐內沉香即時自熱，又取杯水吞了一口，向天上噴去，好像一條白龍飛過，化成一片銀光。只見一個玉顏鳥爪的麻姑，穿著紫霞仙帔、碧暈仙衣，裊裊婷婷立在戲台之上。後面跟著十二個仙女，分為兩排，一個個都有沉魚落雁之容，抱月飄煙之態，同時向王夫人裊裊下拜。麻姑拜罷起來，扔起碧綉巾，變成一隻青鳥，又從袖中取出一盤蟠桃，鮮紅可愛，放在青鳥背上。那青鳥便向壽堂正面飛來，一眨眼間，那盤蟠桃已放在正面紫檀長案之上。看著青鳥振翅飛回，到了麻姑手裡，仍化作碧綉巾，籠在袖中。少時，又向空中招手，飛下一隻白鶴，鶴背上馱著玉杯。麻姑取出袖中金壺，斟滿了百花仙釀，指引那鶴飛向王夫人面前勸飲。王夫人先不敢喝，那鶴只是不走，不得已舉杯乾了，頓覺滿口芬芳，精神倍長。隨後又飛下幾只白鶴，照樣馱著玉杯，麻姑逐一斟滿，指引他飛向薛姨媽、李嬌娘幾位年高的面前。他們見王夫人先喝了，也都舉杯喝盡，那一群鶴飛回台上，麻姑舉手一揮，頓時不見。

又歇了一會兒，麻姑引著那十二個仙舞將起來，口中還唱著歌曲，抑揚應節，聲聲清脆，如鸞吟鳳翺，不同凡調。先是雁舞，次是鶴舞，最後是撒花之舞。那花兒五光十色，燦如彩霞，撒到台上隨即隱滅。少時，舞酣歌緊，一片光彩迷離，瞧不見霞帔雲裳的影子。

大家正看得出神，只聽那道士唱道：

剛剛是慶金萱高堂萬春，又恰遇豔陽辰。望朱門，祥光一道氤氳。只見那連枝蕙、秀根蘭，迴翔鳳津；又誰知有星官省觀來頻？借玉體，獻慈親；舞青禽，還與彤幃近。況歌鍾列錦茵，夢回時，更準備珠幢暗引。算如今，黃冠猶是彩衣人。

唱時聲調低昂，字字明晰。座中王夫人和薛姨媽等並未聽懂，寶釵湘雲從曲詞仔細尋繹，早已猜出了八九分，卻不便說破。

又聽那麻姑唱道：

斑筠影，羅屏認；啼鴉淚，空簾瑩。前因遠，說假還真，雙飛返，繡陌生塵。願慈麻永甄。眼前憐取、年時雛燕依人。

寶釵湘雲只聽得前四句，心中便已了然，彼此瞅著對笑。

探春見那道士來得離奇，他們笑得更奇，再仔細看那麻姑面龐，七八分頗像黛玉。他本是絕頂聰明的人，豈有不猜透的？也只佯做不懂。

又聽得那道士和麻姑合唱道：

玉河濱，碧霄清露點綉巾，鳳駝過處千花潤。喜歸來遼鶴，未換銅駝，坊巷春風重認。綴錦詩痕、沁芳畫境、流波還到舊瓊津。賺北堂歡笑，舞霓裳曲譜翻新。仙羽飛回、蟠桃酌醉、華筵燕喜、簪烏盛如云。紅簾近，問尊前誰識弄珠人？

唱到末一句，寶釵、探春、湘雲瞧瞧那道士，又瞧瞧麻姑，向他們點頭微笑。那道士、麻姑只作不曾看見，仍舊唱他的曲子。

緊跟著又合唱尾聲，唱的是：

華胥舊夢應難識，喜花底長留錦樣春，愁則愁紅燭當筵欲別人。

唱完了這段，麻姑帶著十二個仙女，又朝著王夫人盈盈下拜，王夫人忙要還禮，那道士笑道：「太太還和他們客氣麼？」躊躇間，麻姑和眾仙女已拜罷起來。王夫人凝神一看，那麻姑宛然黛玉，前一排六個仙女，個個臉熟，原來便是晴雯、紫鵲、麝月、金釧兒、芳官、藕官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忙喚道：「大姑娘，你……」剛說到「你」字，那台上麻姑、仙女登時俱隱，蹤影全無。再看那道士，也不知何時去了，坐處爐香猶裊。

探春瞧那檀幾上似有紙張，連忙搶過一看，卻是留下一張冰綉箋，似絲似楮，不知什麼製成的。那上頭寫了一首絕句，是：

寶瑟生塵又幾秋，玉台愁說舊風流。來時鶴背天風緊，也似當年茂苑游。

探春只當是遊仙詩，拿給寶釵湘雲同看。湘雲念了一遍，笑道：「這上頭分明嵌著『寶玉來也』四個字，他還怕咱們看不透！我聽他唱那段《錦纏道》，早就明白了。」寶琴道：「他們何必這樣藏頭露尾的？就現出本相來，又怕什麼？誰能把他們留下來呢？」邢岫煙道：「這就是『真人不露相』那句話了。」

王夫人見大家搶著看那紙條，忙要過來看，也念了一遍，笑道：「這不是寶玉寫的麼？他說要回來，倒真回來了。好容易來了一趟，為什麼弄這些把戲？娘兒們也沒得好生說說話兒，還是跟沒來一樣。」說到此，眼淚汪汪的，不能再說下去。李嬌娘勸慰道：「這就看出哥兒的孝心，做了神仙，還忘不了父母。我們隔壁華家那孩子，到了外洋，沾了壞習氣，寫信回來，管父親叫『仁兄』、母親叫作『仁嫂』，把他母親氣得要死。

那種兒子活在世上，倒不如沒有的乾淨。」梅夫人道：「我們老爺可是老翰林，未免迂點，最恨的這些事。說是拿了許多錢送出去玩，簡直就是送掉一個孩子！至少也要各人乾各人的去，丟下父母不管，你若餓死了是活該，他還樂他的呢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我們老爺氣起來，恨不能把寶玉活活打死，罵起來也口不擇言，把弑父弑君都加在他的頭上。弑父弑君的盡有，咱們這樣人家的子弟，何至於學那些梟梟呢？」大家議論一回。天色已晚，擺上晚席，重整戲文。李紈寶釵揣知王夫人心中難過，特為揀些熱鬧有趣的戲演了幾出。薛姨媽、李嬌娘也將賈蘭賈蕙少年得意，家道復興，以及作善降祥、子孫逢吉等語，哄著王夫人喜歡，才把想寶玉的心事岔了過去。

次日，是閨府大小人等湊的公宴，並無外客，王夫人倒舒服享受了一日。這幾天寶琴在寶釵處住下，紋綺姐妹隨李紈住在稻香村，探春和喜鸞四姐兒都說得來，便留他們在秋爽齋同住，大觀園中頓覺熱鬧。

過了初五，寶琴和李紋李綺因家中有事，都要回去，探春留他們不住，便向喜鸞四姐兒道：「園子裡花兒都開了，這幾天大家都忙著，沒工夫逛逛，你們也難得來的，索性多住幾天，逛了園子再去罷。」喜鸞等正要聯絡探春，自是願意。探春同他們到園中各處都逛了一逛。那天想起稻香村一帶杏花此時開得正好，要同去看看，又打發人去請湘雲寶釵。湘雲回說有事不能來，寶釵答應准來，等了許久，也未見來到。探春道：「二嫂子向來周到，就是臨時去不了也該回覆咱們一聲，別是有什麼特別的事罷？」喜鸞道：「也許事情擠住了走不開。你想開了這些天，那一堆亂攤子都得他收拾。保不定那裡冒出一股子要開發的。把他正經事辦了，才能來呢。」四姐兒道：「我還沒到過寶二嫂子那裡，咱們先去尋他，坐一會再去看花也還不晚。」探春道：「這麼好的天氣，多走走也好，我也要看看那院裡的海棠呢。」當下便同喜鸞四姐兒往怡紅院去。先至海棠樹下，見那花兒正在半開，可惜這年趕上歇枝，開得稀稀拉拉的，未免減興。轉身進了抱廈，卻見一個老婆子倚廊柱站著，連哭帶數不知說些什麼。寶釵在屋內正和秋紋鶯兒噉噉的說話，見探春等走進，便將話截住。探春料知有事，問道：「二嫂子，你怎麼不去看花？忙什麼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又是你二哥哥做的事，顧前不顧後的，叫我怎麼對付？」探春道：「到底是怎麼一件事？說出來也好看個正經主意。」寶釵道：「那回到太虛幻境，顰兒叫我春燕五兒要了回來，將來還服侍你二哥哥去。我照他的話辦了，這兩天太忙，也沒得考查他們，誰知道兩個人都丟了。大門上並沒見他們出去，那顰兒的鸚哥也不知去向，這不是他們乾的麼？如今春燕的媽哭吵著不依，柳嫂子還不知出什麼故事，你說可怎麼辦呢？」探春道：「這有什麼為難的？他女兒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，若不是自己願意，誰能拐了他去？你有的尋夢香，把那兩個婆子帶到太虛幻境，讓他女兒自己和他說去。他見了女兒，自然不能再說歪話。若在這府裡，他敢出來借端訛詐，都交給我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真是我被他鬧糊塗了，一時沒想到。也只有你轄得住他們，別人誰辦得了？」探春道：「我本來一兩天要家去的，既有這樁事，等你辦妥了再走。此刻且去看花，沒什麼不了的事。」寶釵便把鶯兒叫來告知此意，叫他先和那兩個去說，探春又加了幾句嚴重的話，不許他們借端胡鬧。說完了，就拉著寶釵，招呼了喜鸞四姐兒，同向稻香村而來。

行至稻田一帶，見杏花已盛開將殘，地下落了許多花瓣。

喜鸞道：「咱們來晚了，若在頭幾天，還要好呢。」四姐兒道：

「花兒最好是才開的時候，一開足了，顏色就淡了，也如同老了一樣。」探春對寶釵道：「那年咱們起『杏花社』，你正要達月，蕙哥兒還沒生呢。一晃兒就是十好幾年，哥兒都做了天使啦，咱們焉得不老？」寶釵道：「你若怕老，找你二哥哥去，管保准有辦法。」探春道：「老有什麼可怕的？人家等不到老的還多得很！只要不白過了一輩子就得了。」大家說笑，一面走進了籬門。

李紈正看著小丫頭們掃花，忙轉身來迎，笑道：「今兒來了這許多佳客，真想不到的，怎麼單沒有雲妹妹？」探春道：

「我邀過他，只說是有事，他可有什麼事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剛才我碰見兩個老婆子，說是忠靖侯史府打發來的。也許他叔叔回京來了。」探春道：「他叔叔正在京裡，前兒還來給太太拜壽。只他孀娘沒有來，這麼近的親戚，似乎說不過去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孀娘那脾氣，又冷又畜刻，和誰也親熱不了。老太太在著，他只來過一兩趟，什麼生日、喜事，都是禮到人不到的，如今更不用說了。」喜鸞四姐兒問起梅氏，李紈道：「他又有了身子，也三個月了。這回太太生日我叫他不用出去，省得累著又是事。他說又不是頭生，月分又淺，怕什麼呢。這幾天到底累著了，有些胎動不安。我剛才瞧瞧他，叫他只在房裡養息，過天再見姑奶奶罷。」探春道：「若不大好，還是請大夫來看看，別大意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大夫請了，還沒來。」大家又談了一回閒話，素雲回道：「王太醫來了，在外書房候著。」李紈忙道：「快請。」探春寶釵等見李紈有事，便說道：「大嫂子見了小蘭大奶奶，替我們說聲，勸他好生養息。你有事，也不用送我們。」說著便一同走了。探春又邀寶釵同至秋爽齋坐坐，剛走過柳堤，卻遇見秋紋來尋寶釵。不知又為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